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

九十七至
一百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李 樞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九十七

異僧十一

秀禪師

義福

廣陵大師

和和

僧些

阿足師

從諫

秀禪師

神鼎

空如禪師

鑒師

洛都天宮寺有秀禪師者俗姓李汴州陳留人習禪精苦初至荊州後移此寺深為武太后所敬禮玄鑒默識中若符契長安中入京在資聖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弟子留長明燈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又有一寺鐘樓遭火一寺經藏焚蕪殊可痛惜寺衆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鐘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常與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笛玄宗出後秀召弟子曰謹掌此後有要

時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達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
秀師年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道俗奔赴數千人

燕國公張說為其碑文

出西
京記

義福

唐開元中有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潔
縉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
向擅施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學徒告已將終
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瑄禮部

侍郎韋陟常所禮謁是日亦同造焉義福乃昇座為門徒演法乃曰吾沒於是日當以訣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忽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數年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攜房之手曰必為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偽署房瑄贊兩朝竟立大節

出明皇
雜錄

神鼎

唐神鼎師不肯剃頭食醬一斗每巡門乞物得粗布破
衣亦著得細錦羅綺亦著於利真師座前聽講問真師曰
萬物定否真曰定鼎曰闍梨言若定何因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
為定耶真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喚天為地喚
地為天喚月為星喚星為月何得為不定真無以應之
時張文成見之謂曰觀法師即是菩薩行人也鼎曰菩
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罵之不嗔此乃菩薩

行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罵之即嗔以
此論之去菩薩遠矣

出朝野
僉載

廣陵大師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
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為食日夜弊裘
盛暑不脫由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
夕闔扉而寢率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
年鬪毆或醉臥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

力聞常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
盡碎少年曰騃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
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遯去自
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
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
師至曰僧當死心奉戒奈何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
錢物又與少年同毆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
官汝不羞人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羶腥耳安能知

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廣陵大師比及開戶而廣陵大師已亡去矣羣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為大師佛

馬出宣
室志

和和

唐代國公主適滎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衆號為聖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營殿閣和和常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足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為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娠二男乎吾

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
曰潛耀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出紀
聞錄

空如禪師

空如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
割其勢乃止後成丁徵庸課遂以麻蠟裹臂以火藝之
成廢疾入陸渾山坐蘭若虎不暴山中偶見野猪與虎
鬪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即分散人皆敬之無

敢媒者

出朝野
僉載

僧些

唐貞元初荊州有狂僧些其名者善歌河滿子常遇伍伯乘醉於途中辱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陳伍伯從

前隱匿也伍伯驚而自悔

出酉陽雜俎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闕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嶽檀施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

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孿手足復懵語言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抵闕鄉叩頭投淚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寃未散尚須十年愍汝勤虔為汝除去即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踈竦之際阿足則

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洎舉會之人
莫測其為阿足顧謂臻曰為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
下流十數步外立於水面戟手於其父母曰與汝冤仇
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
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

出集
異記

鑿師

唐元和初有長樂馮生者家於吳以明經調選於天官
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鑿其名者

一日來詣生謂生汝吾同姓也因與相往來近歲餘及馮尉於東越既治裝鑿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鑿師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故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於東越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生諾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鑿師所居寺乎即入而詣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鑿師廬安在吾將詣之僧曰吾曹數輩

獨無鑿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鑿師信士豈欺我
耶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羣僧畫像其一
人狀同鑿師生大驚曰鑿師果異人也且能神降於我
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曰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
歲學浮圖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異之

出宣
室志

從諫

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

陵為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竒越壯室之年忽頓悟
真理遂捨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
逾十載者年宿德皆所推服及來洛遂止敬愛寺年德
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比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為人
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歷改元會昌愛馭鳳驂鶴之儀
薄點墨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塔廟令沙門復初諫公
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
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

積雲駛雷霆擊石傍大檀雨至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趺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觀適與過於院門威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大德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親愛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所信嚮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

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
精梵行龍花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
無疾奄化年有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
門外尸阨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
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
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於道傍春秋奉

香火之薦焉

出三水
小牘

太平廣記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九十八

異僧十二

李德裕

齊州僧

抱玉師

東草師

惠寬

素和尚

懷信

佛陀薩

興元上座

趙蕃

懷濬

智者禪師

法本

李德裕

唐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更觀之即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為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

石函請發之即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亦無覩
焉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去誠不免矣然乃遂不還乎
僧曰當還耳公訊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
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
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為丞相張公從事於
北都嘗夢行於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
拜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記
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冥數固不誣

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五百
羊公大驚即召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
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國所有公
戚然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出宣
室志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桃香異常
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一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

出獻論大如飯碗論時飢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繆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僧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願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訣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竒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榦掃地高三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

此域靈境不可多取貧僧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生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不言論至州使召僧僧已逝矣

出酉陽雜俎

抱玉師

抱玉師以道行聞居長安中師而事者千數每夕獨處一室闔戶撤燭嘗有僧於門隙視之見有慶雲自口中出後年九十卒時方大暑而其尸無萎敗唐宰相第五琦與師善及卒來治喪將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

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竒之或曰佛有慶祥光今抱玉

師有之真佛矣

出宣
室志

束草師

長安平康坊菩提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卧於寺西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骨之臭衆方知為異人遂塑灰為僧於佛殿上世號為束

草師

出酉陽
雜俎

惠寬

綿州淨慧寺僧惠寬先時年六歲隨父設黃籙齋衆禮石天尊像惠寬時在不肯禮曰禮則石像遂倒不勝致也既禮而天尊像果倒腰已折矣後出家在寺寺近池人多捕魚為業惠寬與受戒且曰爾輩不當以此為給吾能令汝所得不失於舊因指其池畔盡生菌蕈漁人採之省力得利後人呼為和尚蕈也

出成都記

素和尚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數株皆素之手植唐
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輶脂不
可浣昭國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
子為和尚伐此桐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
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
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
常有狼子聽經齋時有烏鵲就案取食長慶初有僧玄
幽題此院詩云三萬華經三十春半生不蹋院門塵當

時以為佳句也

出酉陽雜俎

懷信

揚州西靈塔中國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游明州夢中如泛海見塔東渡海時見門僧懷信居塔三層凭闌與隱之言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訪懷信信日記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記數夕後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如瀉旁有草堂一無所損

出獨異志

佛陀薩

有佛陀薩者其籍編於岐陽法門寺自言姓佛氏陀薩其名也常獨行岐隴間衣黃持錫年雖老然其貌類童騃好揚言於衢中或詬辱羣僧皆怒焉其資膳裘紵俱乞於里人里人憐其愚厚與衣食以故資用獨饒於羣僧陀薩亦轉均於里中窮餓者焉里人益憐其心開成五年夏六月陀薩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為吾塔瘞其尸果端坐而卒於是里中之人建塔於岐陽

之西岡上漆其尸而瘞焉後月餘或視其首髮僅寸餘
弟子即剝去已而又生里人大異遂扃其尸竟不開焉

出宣
室志

興元上座

興元縣西墅有蘭若上座僧常飲酒食肉羣輩皆效焉
一旦多作大餅招羣徒衆入尸陀林以餅裹腐尸肉而
食數啖不已衆僧掩鼻而走
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也

出雲溪
友議

趙蕃

唐國子祭酒趙蕃太和七年為南宮郎忽一日有僧乞食於門且謂其家僮曰吾願見趙公可乎家僮告蕃蕃即命延入與坐僧乃曰君將有憂然亦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遺我裁刀一十五百庶可脫君之禍不然未旬日當為東南一郡耳蕃許之約來日就送焉且訪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龍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即辦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訪羣僧僧皆不類

且詢法安師所止周徧院宇無影響踪跡後數日蕃出

為袁州刺史

出宣室志

懷濟

秭歸郡草聖僧懷濟者不知何處人唐乾寧初到彼知來藏往皆有神驗愛草書或經或釋或老至於歌詩鄙瑣之言靡不集其筆端與之語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曰家在閩川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

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曰家住閩川東復
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
紅郡牧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盃渡之流
乎行旅經過必維舟而禮謁告其吉凶唯書三五行終
不明言事往果驗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字遺之曰
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於南府竟就戮
也押衙孫道能謁之書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
乃古竹林寺之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

子在旁後為娶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藥術隨其父謁之乃畫一道士乘雲把胡盧書云指揮使高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藥有效南平王高從誨與巾裏攝府衙推王師伐荊州師寄南平王詩云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歲輸誠淮海獲解重圍其他不可殫記或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上云今日還債韋州縣無更勘窮來日為人所害尸首宛然刺史高公為之茶毗之

出北夢
瑣言

智者禪師

唐越州山陰縣有智禪師院內有池恒贖生以放之有一鼉長三尺恒食其魚禪師患之取鼉送向禹王廟前池中至夜還來禪師咒之曰汝勿食我魚即從汝在此鼉於是出外放糞皆是青泥禪師每至池上喚鼉即出於師前伏地經數十年漸長七八尺禪師亡後鼉亦不

復見

出朝野
僉載

法本

晉天福中考功員外趙洙言近日有僧自相州來云貧道於襄州禪院內與一僧名法本同過夏朝昏共處心地相洽法本常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請必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泊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峰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者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焉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林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

涯淡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
杖扣柱數聲乃風雨四起咫尺莫窺俄然耳目割開樓
臺對峙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出而見之甚喜
問南中之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升祕殿叅其尊宿尊
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相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
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
山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頃之宛在竹叢中
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即知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涯豈金

粟如來獨能化見者乎

出玉堂
閒話

太平廣記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九十九

釋證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凝

靈隱寺

侯慶

大業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韋知十

劉公信妻

僧惠祥

東晉義熙初金陵長干寺僧惠祥與法向連堂而居夜
四更中惠祥遙喚向暫來向往視祥祥仰眠交手腦上
云可解我手足繩向曰並無繩也惠祥因得轉動云適
有人衆縛我手足鞭箠交下問何故齧虱又語祥云若
更不止當入於兩山間磕之祥自後戒於齧虱焉

出三教珠

英

阿育王像

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
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晝而諸寺以千人迎之巖然
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誠祈啓
即時就輦至齊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槩刺之作銅聲
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災役必先流汗數日自像教已來
最為靈應也

出渚宮
遺事

王淮之

宋王淮之字元曾瑯琊人也世尚儒業不信佛法常謂

身神俱滅寧有三世耶元嘉中為丹陽令十年得病絕
氣少時還復暫蘇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適會下牀淮
之語道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
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乃異之耶淮之斂眉
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訖而終

出冥
祥記

惠凝

元魏時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還活云閻羅
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事有比丘五人

同閱一比丘云寶明寺智聖以坐禪苦行得昇天堂有
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
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
閻羅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麤
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身立道
已來唯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羅王令付司即有青衣十
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
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

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
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
得財物貪心既起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煩惱亦付司仍
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
出家之先曾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
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
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青衣送
入黑門時魏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

即訪寶明等寺城東有寶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并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在巷路乞索若私用財物造經像者任意惠凝亦入白鹿山隱居修道自此以後京邑之比丘皆事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出洛陽記

靈隱寺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

山因迷失道日將過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
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山門正南赫奕輝煥前
至門所看額靈隱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
或踴或臥迴眸眄寶寶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寶喚
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之良久寶見人漸次
入門屋宇四周門房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
然寶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
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

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鑿禪師講會各各屈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鑿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鑿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矣寶但獨坐于柞木之上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

問於尚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者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沈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焉

出侯君素旌異記

侯慶

宋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為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克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

病而亡慶年五十餘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
多云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鄰鄰里之內咸聞香氣
道俗長幼皆來觀矚焉

出法苑
珠林

大業客僧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
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來此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
也不得已從之為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
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為僧禮拜僧曰聞此宿者

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食頃時因問神曰聞世人傳說云泰山治鬼寧有之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者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見獄火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

心師不欲歷觀愍然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
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為寫法華經者便應得
脫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僧不死怪異之
僧因為說仍即時為寫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
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
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為寫經始書題目彼以脫免令
出生在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為彼送
向在寺中言語久之將曉辭訣而去

出冥
報記

蛤像

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安置几上乙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

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

出酉陽雜俎

一說唐文宗皇帝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劈之裂者文宗疑其異即焚香祝之俄頃之間其蛤自開中有二人形貌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文宗遂置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與

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像遂不知所在

出杜陽
雜編

光明寺

洛陽宜壽里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
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地得金像一軀可
高三尺并有二菩薩趺上銘云晉泰始二年五月十五
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舍宅為光明寺咸云此是
荀勗故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唱賊盜
者驚怖即時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擒之

出洛陽
伽藍記

十光佛

興復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為天下之標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跡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圯遂召數工計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羣僧齋於寺庭既坐有僧十

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壁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出宣室志

李大安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大安眠

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於牀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書畢縣官亦至因為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濶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緣何負汝耶聞戶外有言曰錯也此物即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

大俄化為僧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為
汝痛將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
頸瘡而去大安視其形狀見僧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
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不復痛能起坐食
數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為說被
傷由狀及見像之事有一婢在旁聞說因言大安之初
行也安妻使婢請匠工為造一佛初成以綵畫其衣有
一點朱污像之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

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相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朱宛然補處於是歎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

崇信焉

出冥報記

韋知十

唐右金吾衛曹京兆韋知十於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知十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割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自此放生不敢食酒

肉出冥
報記

劉公信妻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
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
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
右怒目瞋陳曰汝是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
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門相見母語女言汝
還努力為吾寫經女云娘欲寫何經母曰為吾寫法華

經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即憑妹夫趙師
子欲寫法華經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
寫法華經未裝潢者轉向趙師子處質錢且云經主姓
范師子許乃與婦兄云今既得經在家幸有此一部法
華兄贖取此經可否陳夫從之裝潢既訖授與其妻在
家為母供養後夢見母從女索經云吾先遣汝為吾寫
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為娘贖得一部
法華見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為此經吾轉受

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
因取他范家經將為已經汝有何福大是罪過女見母
說如此更為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
催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為汝寫
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須急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
因汝為吾寫經今已得出冥途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
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為婦禮信心為本言訖悲淚共別
後問前贖法華經主果是姓范

出法苑
珠林

太平廣記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

釋證二

長樂村聖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剛

菩提寺猪 李思元 僧齊之

張無是 張應 道嚴

長樂村聖僧

開元二十二年京城東長樂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給

僧食忽於途中得一僧座具既無所歸至家則寶之後
因設齋以為聖僧座齋畢衆散忽有一僧扣門請飡主
人曰師何由知弟子造齋而來此也僧曰適到漉水見
一老僧坐水濱洗一座具口仍怒曰請我過齋施錢半
於衆僧汙我座具苦老身自浣之吾前禮謁老僧不止
因問之曰老闍梨何處齋來何為自澣僧具言其由兼
示其家所在故吾此來主人大驚延僧進戶先是聖僧
座座上有羹汁翻汙處主人乃告僧曰吾家貧卒辦此

齋施錢少故衆僧皆三十佛與聖僧各半之不意聖僧親臨而又汙其座具愚戇盲冥心既差別又不謹慎於進退皆是吾之過也

出紀
聞

屈突仲任

同官令虞咸頗知名開元二十三年春往溫縣道左有小草堂有人居其中刺臂血朱和用寫一切經其人年且六十色黃而羸瘠而書經已數百卷人有訪者必丐焉或問其所從亦有助焉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

即仲將季將兄弟也父亦典郡莊在溫唯有仲任一子
憐念其少恣其所為性不好書唯以樗蒲弋獵為事父
卒時家僮數十人資數百萬莊第甚衆而仲任縱賞好
色荒飲博戲賣易且盡數年後唯溫縣莊存焉即貨易
田疇折賣屋宇又已盡矣惟莊內一堂巋然僕妾皆盡
家貧無計乃於堂內掘地埋數甕貯牛馬等肉仲任多
力有僮名莫賀咄亦力敵十夫每昏後與僮行盜牛馬
盜處必五十里外遇牛即執其兩角翻負於背遇馬驢

皆繩束其頸亦翻負之至家投於地皆死乃剥之皮
骨納之堂後大坑或焚之肉則貯於地甕晝日令僮於
城市貨之易米而食如此者又十餘年以其盜處遠故
無人疑者仲任性好殺所居弓箭羅網叉彈滿屋焉殺
害飛走不可勝數目之所見無得全者乃至得刺蝟亦
以泥裹而燒之且熟除去其泥而蝟皮與刺皆隨泥而
脫矣則取肉而食之其所殘酷皆此類也後莫賀咄病
死月餘仲任暴卒而心下煖其乳母老矣猶在守之未

瘞而仲任復蘇言曰初見捕去與奴對事至一大院廳
事十餘間有判官六人每人據二間仲任所對最西頭
判官不在立仲任於堂下有頃判官至乃其姑夫鄆州
司馬張安也見仲任驚而引之登階謂曰郎在世為惡
無比其所殺害千萬頭今忽此來何方相拔仲任大懼
叩頭哀祈判官曰待與諸判官議之乃謂諸判官曰僕
之妻姪屈突仲任造罪無數今召入對事其人年命亦
未盡欲放之去恐被殺者不肯欲開一路放生可乎諸

官曰召明法者問之則有明法者來碧衣跼蹐判官問曰欲出一罪人有路乎因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可出然得殺者肯若不肯亦無益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諸物類為仲任所殺皆償其身命然後託生合召出來當誘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噉畢即託生羊更為羊馬亦為馬汝餘業未盡還受畜生身使仲任為人還依舊食汝汝之業報無窮已也今令仲任略還令為汝追福使汝各捨畜生業俱得人身更不為人殺害豈不

佳哉諸畜聞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無餘路乃鑱仲任於廳事前房中召仲任所殺生類到判官庭中地可百畝仲任所殺生命填塞皆滿牛馬驢騾猪羊麋鹿雉兔乃至刺蝟飛鳥凡數萬頭皆曰召我何為判官曰仲任已到物類皆咆哮大怒騰振蹴踏之而言曰巨盜盡還吾債方忿怒時猪羊身長大與馬牛比牛馬亦大倍於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曉諭畜聞得人身皆喜形復如故於是盡驅入諸畜乃出仲任有獄卒二

人手執皮袋兼秘木至則納仲任於袋中以木秘之仲
任身血皆於袋諸孔中流出灑地卒秘木以仲任血遂
遍流廳前須臾血深至階可有三尺然後兼袋投仲任
房中又扃鎖之乃召諸畜等皆怒曰逆賊殺我身今飲
汝血於是兼飛鳥等盡食其血血既盡皆共舐之庭中
土見乃止當飲血時畜生盛怒身皆長大數倍仍罵不
止既食已明法又告汝已得債今放屈突仲任歸令為
汝追福令汝為人身也諸畜皆喜各復本形而去判官

然後令袋內出仲任身則如故判官謂曰既見報應努力修福若刺血寫一切經此罪當盡不然更來永無相出望仲任蘇乃堅行其志焉

出紀聞

婺州金剛

婺州開元寺門有二金剛世稱其神烏雀不敢近疾病祈禱者累有驗往來致敬開元中州判司於寺門樓上宴會衆人皆言金剛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其能為乃以酒肉內口須臾樓上雲昏電掣既風且雷酒肉飛揚

衆人危懼獨汙金剛者曳出樓外數十丈而震死

出廣異記

菩提寺猪

唐開元十八年京菩提寺有長生猪體柔肥碩在寺十餘年其歲猪死僧焚之火既燼灰中得舍利百餘粒

出聞

李思元

唐天寶五載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後心煖家不敢殯積二十一日夜中而纔蘇即言曰

有人相送來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萬貫錢與送來人思元父為署令其家頗富因命具饌且鑿紙為錢饌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薄饌單蔬不足以辱文德須臾若食畢因令焚五千張紙錢於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恩釋放但懷厚惠又令焚五千張紙錢畢然後偃臥至天曉漸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處官不在有兩吏存焉一曰馮江靜一曰李海朝與思元同召者三人兩吏曰能遺我錢五百

萬當舍汝二人不對思元獨許之吏喜俄官至謂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內辨之官因領思元等至王所城門數重防衛甚備見王居有高樓十間當王所居三間高大盡垂簾思元至未進見有一人金章紫綬形狀甚貴令投刺謁王王召見思元隨而進至樓下王命却簾召貴人登樓貴人自階陞方登王見起延至簾下貴人拜王答拜謂貴人曰今既來此即須置對不審在生有何善事貴人曰無王曰在生數十年既無善事又不忠

孝今當奈何因頓蹙曰可取所司處分貴人辭下未數級忽有大黑風到簾前直吹貴人將去遙見貴人在黑風中吹其身忽長數丈而狀壞壞或大或小漸漸遠去便失所在王見佇立謂階下人曰此是業風吹此人入地獄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捨籌定之因簾下投三尺絹下令三人開之二人開絹皆有當使字唯思元絹開無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思元出殿門門西牆有門東向門外衆僧數百持旛花迎思元云菩薩要見思元

入院院內地皆於清池院內堂閣皆七寶堂內有僧衣
金縷袈裟坐寶牀思元之禮謁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薩
也思元乃跪諸僧皆為贊歎聲思元聞之泣下菩薩告
衆曰汝見此人下淚乎此人去亦不久聞昔之梵音故
流涕耳謂曰汝見此間事到人間一一話之當令世人
聞之改心修善汝此生無雜行常正念可復來此因令
諸僧送歸思元初蘇具三十人食別具二人肉食皆有
贈蓋由此也思元活七日又設大齋畢思元又死至曉

蘇云向又為菩薩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報應事何不言之將杖之思元哀請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潔淨長齋而其家盡不過中食而思元每人集處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

出紀聞

僧齋之

勝業寺僧齋之好交游貴人頗曉醫術而行多雜天寶五載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蘇因移居東禪定寺院中建一堂極華飾長座橫列等身像七軀自此絕交游精持

戒自言曰初死見錄至鬼王庭見一段肉臭爛在地王
因問曰汝出家人何因殺人齊之不知所對王曰汝何
故杖殺寺家婢齊之方悟先是寺中小僧何馬師與寺
中青衣通青衣後有異志馬師怨之因搆青衣於寺主
其青衣不臧之人也寺主亦素怨之因衆僧堂食未散
召青衣對衆且箠殺之齊之諫寺主曰出家之人護身
口意戒律之制造次不可違而况集衆殺乎馬師贊寺
主寺主大怒不納齊之遂箠朴交至死於堂下故齊之

悟王之問乃言曰殺人者寺主得罪者馬師今何為見
問王前臭肉忽有聲曰齊之殺我王怒曰婢何不起而
臥言臭肉忽起為人則所殺青衣與齊之辯對數反乃
言曰當死時楚痛悶亂但聞旁有勸殺之聲疑是齊之
所以訴之王曰追寺主階吏曰福多不可追曰追馬師
吏曰馬師命未盡王曰且收青衣放齊之初齊之入見
王座有一僧一馬及門僧亦出齊之禮謁僧曰吾地藏
菩薩也汝緣福少命且盡所以獨追今可堅持僧戒舍

汝俗事住閒靜寺造等身像七軀如不能得錢彩畫亦得齊之既蘇遂乃從其言焉

出紀聞

張無是

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跽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言使乙至布政坊將馬一乘往取十餘人其二人一則無是妻一則同曲富叟王翁無是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唯無是妻誦金剛經善神護之故

不得因唱所得人名皆應曰唯無是亦識王翁應聲答
曰畢俄而鼓動無是歸家見其妻猶誦經坐待無是既
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誦經不眠相待天
曉聞南鄰哭聲無是問之則王翁死矣無是大懼因以
具告其妻妻亦大懼因移出宅謁名僧發誓願長齋日
則誦經四十九遍由是得免

出紀聞

張應

歷陽張應本是魔家取佛家女為婦妻病因為魔事不

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為佛事應便往精舍中見竺曇
鎧鎧曰佛普濟衆生但當一心受持耳曇鎧明當往其
家其夜應夢見一人長一丈四五尺於南面趨走入門
曰此家乃爾不淨夢中見鎧隨此人後而白曰此處始
欲發意未可以一二責之應眠覺遂把火作高座鎧明
日食時往應家高座已成夫妻受戒病亦尋瘥咸康二
年應病甚遣人呼鎧連不在應死得蘇時說有數人以
鐵鈎鈎將北下一板岸岸下見鑊湯刀山劔樹楚毒之

具應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鉤將去人曰我是佛子
人曰汝和尚字何等應忘其字但喚佛而已俄轉近鑊
湯有一人長一丈四五尺捉金杵欲撞應去人怖散走
長人將應歸曰汝命盡不復得生與汝三日中期誦三
偈取和尚字還當令汝生遂推應著門内便活後三日
復死

出神
鬼傳

道嚴

有嚴師者居於成都寶歷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

一日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
嚴悸且甚俯而不動久之忽聞空中語云無懼無懼吾
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既聞
懼少解因問曰檀越為何人匿其軀而見其手乎已而
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
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
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嚴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
去道嚴乃請曰吾今願見檀越之形使畫工寫於屋壁

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
貌甚陋師見之頷無慄然耶道嚴曰檀越但見其身勿
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質甚異豐首巨準嚴目呀口
體狀魁碩長數丈道嚴一見背汗如沃其神即隱去於
是具以神狀告畫工命圖於西軒之壁

出宣
室志

太平廣記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一

釋證三

邢曹進

韋氏子

彊僧

雞卵

許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黃山瑞像

馬子雲

雲花寺觀音

李舟

惠原

延州婦人

鎮州鐵塔

渭濱釣者

邢曹進

唐故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已來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因為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肩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為廣修佛事用希慈蔭不數日則以索縛身於牀復命出之而持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一胡僧立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

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
醫工曰米汁即泔豈宜漬瘡哉遂令廣詢於人莫有諭
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
見乃昨之所夢者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
不灌以寒食錫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錫為米汁況
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疼
其夜其瘡稍癢即令如前鑷之鉗纔及臉鏃已突然而
出後傳藥不旬日而瘥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

此之明徵乎

出集異記

韋氏子

韋氏子有服儒而任於唐元和朝者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釋氏為胡法非中國宜興有二女長適相里氏幼適胡氏長夫執外舅之論次夫則反之常敬佛奉教攻習其文字其有不譯之字讀宜梵音者則屈舌效之久而益篤及韋氏子寢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之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慎勿為俗態鑄釋飯僧祈祐於

胡神負吾平生之心其子從之既除服而胡氏妻死凶
問到相里氏以其婦臥疾未果訃之俄而疾殆其家泣
而環之且屬纊焉歛若鬼神扶持驟能起坐呼其夫曰
妾季妹死已數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嗚咽其夫給之曰
安得此事賢妹微恙近聞平復荒惑之見未可憑也勿
遽惆悵今疾甚且須將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年
十月死甚有所見命吾弟兄來將傳示之昨到地府西
曹之中聞高墉之內寃楚叫悔之聲若先君聲焉觀其

上則火光迸出焰若風雷求入禮覲不可因遙哭呼之
先君隨聲叫曰吾以平生謗佛受苦彌切無曉無夜略
無憇時此中刑名言說不及惟有罄家迴向冥資撰福
可救萬一輪劫而受難希降減但百刻之中一刻暫息
亦可略舒氣耳妹雖宿罪不輕以夫家積善不墮地獄
即當上生天宮也妾以君心若先君亦當受數百年之
責然委形之後且當神化為鳥再七飯僧之時可以來
此其夫泣曰洪爐變化物固有之雀為蛤蛇為雉雉為

鴿鳩為鷹田鼠為鴛腐草為螢人為虎為猿為魚為鼈
之類史傳不絕為烏之說豈敢深訝然烏羣之來數皆
數十何以認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為
妾謝世人為不善者明則有人誅暗則有鬼誅絲毫不
差因其所迷隨迷受化不見天寶之人多而今人寡乎
蓋為善者少為惡者多是以一廁之內蟲豸萬計一博
之下螻蟻千萬而昔之城大邑曠蕩無人美地平原
目斷草莽得非其驗乎多謝世人勉植善業言訖復臥

其夕遂卒其為婦也奉上敬事夫順為長慈處下謙故合門憐之憫其芳年而變異物無幼無長泣以俟烏及期烏來者數十唯一止於庭樹低枝窺其姑之戶悲鳴屈曲若有所訴者少長觀之莫不嗚咽徐驗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祝之曰吾新婦之將亡也言當化為烏而尾白若真吾婦也飛止吾手言畢其烏飛來馴狎就食若素養者食畢而去自是日來求食人皆知之數月之後烏亦不來

出續
玄
性錄

疆僧

唐元和十三年鄭滑節度使司空薛公平陳許節度使李公光顏並准詔各就統所部兵自衛入討東平抵濮陽南七里駐軍焉居人盡散而村內有宰堵波者中有疆僧瞪目而坐佛衣在身以物觸之登時塵散衆爭集視填咽累日有許卒郝義曰焉有此事因以刀刺其心如棖上壤義下塔不三四步捧心大叫一聲而絕李公遂令標莖其事瘞於其下明日陳卒毛清曰豈有此乎

昨者郝義因偶會耳即以刀環築去二齒清下塔不三
四步捧頤大叫一聲而絕李公又令標莖其事瘞於其
下自是無敢犯者而軍人祈福乞靈香火大集往環三
四里人稠不得入焉軍人以錢帛衣裝檀施環一二里
而滿焉司空薛公因令軍卒之戰傷瘡重者許其落籍
居不旬日則又從軍東入而所聚之財為盜賊挈去則
無恠矣至今刀瘡齒缺分明猶在

出集
異記

雞卵

唐敬宗皇帝御歷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
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機思除其
害於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為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
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
為堯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補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左
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能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亦甚
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
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厨吏

修御膳以鼎烹雞卵方燃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帝嘆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無以雞卵為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

出宣室志

許文度

岐陽許文度唐太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

一日臥於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衣黃
袍數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寂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
百里其時天景曛晦愁思如結有黃袍者謂文度曰子
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
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若
黑色杳不知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
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竒光皎然自水上來
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即辟易馳去不敢偷視二

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為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竒且嘆而羸憊不能運支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疾少間策而步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即昔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竒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常聞釋氏有救苦之力

由是棄資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除蓋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指歸焉

出宣室志

玄法寺

長安安邑坊玄法寺者本里人張頻宅也頻嘗供養一僧念法華經為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合宅常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寃慙悔不及因舍宅為寺

出酉陽雜俎

商居士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通佛氏書里人異之
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編手卷目閱未嘗
廢一日從而師者百輩往往獨遊城邑偕其行者聞居
士每運支體瓏然若憂玉之音聽者竒之或曰居士之
骨真鏤骨也夫鏤骨連絡如蔓故動搖支體則有清越
之聲固其然矣昔聞佛氏書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薩之
身有鏤骨今商居士者豈非菩薩乎然愚俗之人固不

可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日暮且死汝當以火燼吾尸慎無逆吾旨門弟子泣曰謹聽命是夕坐而卒後三日門弟子焚居士於野及視其骨果鑠骨也支體連貫若紉綴之狀風一拂則纖韻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鑠骨瘞於塔中

出宣室志

黃山瑞像

魯郡任城野黃山瑞像蓋生於石狀如脰混焉昔有採

柸者山中見像因往祈禱如願必得由是遠近觀者數千人知盜官恐有姦起因命石工破山石輦瑞像致之邑中大寺門樓下於是邑人於寺建大齋凡會數千人齋畢衆散日方午忽然大風黑雲覆寺雲中火起電擊門樓飛雨河注邑人驚曰門樓災矣先是僧造門樓高百餘尺未施丹雘而樓勢東傾以大木撐之及雨止樓已正矣蓋鬼神以像故而共扶持焉

出紀聞

馬子雲

涇縣尉馬子雲為人數奇以孝廉三任為涇縣尉皆數
月丁憂而去在官日克本郡租綱赴京途由淮水遇風
船溺凡沉官米萬斛由是大被拘繫子雲在繫乃專心
念佛凡經五年後遇赦得出因逃於南陵山寺中常一
食齋天寶十年卒於涇縣先謂人曰吾為人坎坷遂精
持內教今西方業成當往生安樂世界爾明日沐浴衣
新衣端坐合掌俄而異香滿戶子雲喜曰化佛來矣且

迎吾行言訖而歿

出紀聞

雲花寺觀音

長安雲花寺有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大中末百姓屈巖患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在雲花寺巖驚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至聖畫堂見菩薩一如其觀傾城百姓瞻禮巖遂立社建堂移之

出酉陽雜俎

李舟

唐虔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

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為知言

出國史補

惠原

沙門惠原本姓春氏義陽人也少以弓弩為業至武陵山射一孕鹿將死能言曰吾先身只殺汝汝今遂併殺害我母子既是緣對應為汝死復向言曰吾尋當成佛也汝可行善生生代代勿復結冤惠原即悟前緣遂落髮於鹿死之處而置迦藍名耆闍窟山寺王融別傳言惠死後十年有人於武當山下見之

出朗州圖經

延州婦人

昔延州有婦人白皙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醮喪具為之塋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歷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嘆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鑠骨菩薩

順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即啓以驗之衆人即開墓視
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鑲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為設大

齋起塔焉

出續玄
恆記

鎮州鐵塔

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夢鎮州南三十里廢相國寺
中埋鐵塔特往訪之至界上為元戎王中令鎔所知延
在衙署供養衙將任友義慮是隣道諜人或致不測懇
要詰而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尋塔為對遽差於府南

三十里訪之果得相國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鐵塔
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見在常山將校親軍唯任友義
一人無名乃知冥數前定刻斯塔者何神異哉

出北夢
瑣言

渭濱釣者

清渭之濱民家之子有好垂釣者不農不商以香餌為
業自壯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紀極仍得任公子之術多
以油煎燕肉置於纖鈎其取鮮鱗如寄之於潭瀨其家
數口衣食綸竿是賴忽一日垂釣於大涯硤竟日無所

得將及日晏忽引其獨璽頗訝沉重迤邐挽之獲一銅
佛像既悶甚擲之於潭心遂移釣於別浦亦無所得移
時又牽出一銅佛於是折其竿斷其綸終身不復其業

出玉堂

閒話

全一ノハノノノノノノノ

卷一百一

太平廣記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

報應一

盧景裕

趙文若

趙文昌

新繁縣書生

蒯武安

陸彥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儉

蕭瑀

趙文信

劉弼

袁志通

韋克勤

沈嘉會

陸懷素

盧景裕

後魏盧景裕字仲儒節閔初為國子博士信釋氏註周易論語從兄神禮據鄉人反叛逼其同力以應西魏繫晉陽獄至心念金剛經枷鎖自脫齊神武作相特見原

宥

出報
應記

趙文若

隋趙文若開皇初病亡經七日家人初欲斂忽縮一脚

遂停既蘇云被一人來追即隨行入一宮城見王曰卿
在生有何功德答云唯持金剛經王曰此最第一卿算
雖盡以持經之故更為申延又曰諸罪中殺生甚重卿
以猪羊充飽如何即遣使領文若至受苦之處北行可
三二里至高墻下有穴才容身從此穴出登一高阜四
望遙濶見一城極高峻煙火接天黑氣溢地又聞楚痛
哀叫之聲不忍聽乃掩蔽耳目叩頭求出仍覺心破口
中出血使者引迴見王曰卿既噉肉不可空迴即索長

釘五枚釘頭及手足疼楚從此專持經更不食肉後因
公事至驛忽夢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驛吏曰有何物
食報云見備一羊甚肥嫩詰之云青牯也文若曰我不
喫肉遂贖放之

出報
應記

趙文昌

隋開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趙文昌忽暴卒唯心上微煖
家人不敢斂後復活說云吾初死有人引至閻羅王所
王問曰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力可營

功德唯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王聞語合掌低首讚言
善哉汝既持般若功德甚大王即使人引文昌向經藏
內取金剛般若經文昌向西行五六里見數十間屋甚
華麗其中經典遍滿金軸寶帙莊飾精好文昌合掌閉
目信手抽取一卷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捧至王所
令一人執卷在西文昌東立面經讀誦一字不遺王大
歡喜即放昌還家令引文昌從南門出至門首見周武
帝在門側房內著三重鉗鎖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

來至此要與汝語文昌即拜之帝曰汝識我否文昌答云臣昔宿衛陛下武帝云卿即是我舊臣今還家為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與吾營少功德冀茲福祐得離地獄昌受辭而行及出南門見一大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昌問之引人答云此是秦將白起寄禁於此罪尤未了昌至家得活遂以其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錢為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設大供三日仍錄事狀入於隋史

出法苑珠林

新繁縣書生

益州新繁縣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苟氏善
王書而不顯迹人莫能知之嘗於村東室中四面書金
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誦人初不之覺
也後值雷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立而不沾濕其地乾
燥可有大餘及暗村人恠之爾後每雨小兒常集其中
衣服不濕唐武德中有異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
剛般若經諸天於上設寶蓋覆之不可輕犯自爾於四

周設欄楯以阻人畜履踐每至齋日村人四遠就設佛
供常聞天樂聲震寥沆繁會盈耳

出三寶
感通記

蒯武安

隋蒯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蟲會嵩山南
為暴甚往射之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開大蟲
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澗下及起已為大蟲矣惶怖震
駭莫知所為忽聞鐘聲知是僧居住往求救果見一僧念
金剛經即閉目俯伏其僧以手摩頭忽爆作巨聲頭已

破矣武安乃從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
既出全身衣服盡在有少大蟲毛蓋先灸瘡之所粘也
從此遂出家專持金剛經

出報
應記

陸彥通

陸彥通隋人精持金剛經日課十遍李密盜起彥通宰
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彥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賊
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澗迫急躍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盤
石上都無傷處空中有言曰汝為念經所致因得還家

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氣累日不滅後位至方伯九十餘

終

出報
應記

杜之亮

隋杜之亮仁壽中為漢王諒府叅軍後諒於并州舉兵
反敗亮與僚屬皆繫獄亮惶懼日夜涕泣忽夜夢一僧
曰汝但念誦金剛經即此厄可度至曉即取經專誠習
念及主者並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無亮姓
名主典之者皆坐罰俄而會赦得免顯慶中卒於黃州

刺史出報
應記

慕容文策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剛經不喫酒肉大業七年暴卒
三日復活云初見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門顧極嚴峻
入行四五里見有宮殿羽衛王當殿坐僧道四夷不可
勝數使者入見文策最在後一一問在生作善作惡東
西令立乃唱策名問曰作何善對曰小來持金剛經王
聞合掌嘆曰功德甚大且放還忽見二僧執火引策即

捉袈裟角問之僧云緣公持經故來相衛可隨燭行遂
出城門僧曰汝知地獄處否指一大城門曰此是也策
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即領至道有一橫垣塞路僧以錫
扣之即開云可從此去遂活

出報
應記

柳儉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
元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至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
未通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令遍

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敕喚就朝堂
放免又儉別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宅
至曉不絕蓋感應所致也儉至終計誦經得五千餘遍

出法苑
珠林

蕭瑀

蕭瑀梁武帝玄孫梁王歸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
封宋國公女煬帝皇后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
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頴同禁欲寘於法瑀就

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為著至殿前獨宥瑀二人即重罰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香為之高三尺感一鑰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年見普賢菩薩冉冉向西而去

出報
應記

趙文信

唐遂州人趙文信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蘇自說云初死時被人遮擁驅逐同伴十人相隨至閻羅王所其

中有一僧王先問云師在世修何功德師答云道徒自
生以來唯誦金剛般若經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
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何因錯來至此言
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復喚遂州人前曰
汝在生有何功德其人報言臣一生以來不讀佛經唯
好庾信文章集王言庾信是大罪人見此受苦汝見庾
信頗識否答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令引出
庾信乃見是龜身王又令引去少時復作人來語云我

為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搽俗書又非謗佛法謂
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具述
其事遂州人多好捕獵及聞所說共相鑿戒永斷殺業
各發誠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絕

出法苑
珠林

劉弼

唐劉弼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一日有烏於房前樹
上鳴土人云是烏所止為不祥弼聞之恐懼思欲脩崇
功德不知何者為勝夜夢一僧偏讚金剛般若經令誦

百遍及寤依命即誦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來拔此
樹隔舍遙擲巷外其拔處土坎縱廣一丈五尺察暴風
來處小枝纖葉並隨風迴靡風止還起如故乃知經力

不可思議

出法苑
珠林

袁志通

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剛經年二十被驅為軍士敗
走巖嶮經日不得食而覺二童子持滿盃飯來與之志
通拜忽然不見既食訖累日不飢後得還鄉貞觀八年

病死兩日即蘇曰被人領見王王問在生善業答云常持金剛經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

出報應記

韋克勤

唐韋克勤少持金剛經為中郎將從軍伐遼沒高麗貞觀中太宗征遼克勤少持金剛經望見官軍乃夜出投之暗不知路乃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導克勤隨火而去

遂達漢軍

出報應記

沈嘉會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旦夕常東向拜太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媿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太山三千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殿宏麗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為惡若不為人誅死後必為鬼得而治無有微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

經一遍即萬罪皆消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
天曹黜之某姓劉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
陸兼設酒肴嘉會起於小廳東見姑臧令慕容仁執執
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處分嘉會坐
啓府君便令召仁執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
尉無狀拷殺阿趙來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
洗面仍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二男送凡在太
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覺其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話

仁軌於衆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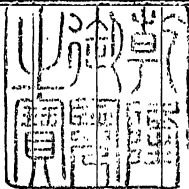
剛經遇赦得歸

出報
應記

陸懷素

唐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並從煙滅
惟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獨存函及標軸亦盡惟經字竟
如故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妻之兄也仁
則當時目覩常與人言之

出冥
報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